

蔡茂友 曹书文 主编

莲女成佛记

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名作丛书 神怪小说卷

华夏出版社

蓮女成佛記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名作丛书·神怪小说卷

莲女成佛记

蔡茂友 曹书文 主编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92 千字

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080—0444—2/I·343

定价 6.80 元

序

作为古代小说之一的神怪小说有其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上的神怪小说泛指各种描写神魔妖怪的长短篇小说，包括魏晋志怪小说与明代的神魔小说。而狭义的神怪小说仅指明代出现的神魔小说。这些作品多根据佛道的宗教传说敷衍而成，透过描写神魔斗法，表现正邪、善恶、是非、真妄之间的斗争。元末明初的《三遂平妖传》已开其端，到明代中后期，此类小说大量问世，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、董说的《西游补》、许仲琳的《封神演义》等代表了中国古代神怪小说的最高成就。本书所使用的是神怪小说广义上的概念。

我国古代神怪小说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、历史、宗教等原因，创作该类作品作为小说的传统一直得以继承，并在明代走向成熟。

“中国本信巫，秦汉以来，神仙之说盛行，汉末又大畅巫风，而鬼道愈炽；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，渐见流传，凡此皆张皇鬼神，称道灵异，故自晋迄隋，特多鬼神志怪之书。”^① 这类鬼神志怪之书中有不少具有完整的故事、离奇的情节，塑造了一个个带有魔幻色彩的人物，已初步具备神怪小说的艺术风格，如《宗定伯捉鬼》便是比较优秀的短篇。

南阳宗定伯年少时，夜行逢鬼，问曰，谁？鬼曰，鬼也。鬼

^① 《鲁迅全集》(9)第43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。

曰，卿复谁？定伯欺之，言我亦鬼也。鬼问欲至何所，答曰欲至宛市，鬼言我亦欲至宛市。共行数里，鬼言步行大亟，可共迭相担也。定伯曰大善。鬼便先担定伯数里，鬼言卿太重，将非鬼也？定伯言，我新死，故重耳。定伯因复担鬼，鬼略无重。如是再三。定伯复言，我新死，不知鬼悉何所畏忌？鬼曰，唯不喜人唾。……行欲至宛市，定伯便担鬼至头上，急持之。鬼大呼，声咋咋索下。不复听之，径至宛市中，着地化为一羊。便卖之。恐其便化，乃唾之，得钱千百百。

这里写定伯用智捉鬼的故事虽读着颇有情趣，但由于当时作者并非有意作小说，故显得艺术的想象不够丰富，不过作为神怪小说的原型，其起点已够高了。

自此以降，神怪小说的创作并未间断，唐代传奇中的《游仙窟》、《白猿传》，宋元话本中的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》、《北宋三遂平妖传》等，都在情节、人物、语言上继承和发展了魏晋志怪小说的传统。然而，这些作品常常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，有的是当时文人偶一为之，远未形成一个创作思潮，只是到了明代中叶，由于受到当时宗教、方士的影响，神怪小说才得以大量创制流传。明成化年间，信佛崇道之风乍起，时有“方士李孜、释家继晓，正德时又有色目人于永，都以方技杂流拜官，因之妖妄之说日盛，而影响及于文章。”^① 其在小说，明初《平妖传》已初见端倪，而继其之作尤多，除长篇之外，冯梦龙的“三言”中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、《福禄寿三星度世》、《旌阳宫铁树镇妖》、《李公子救蛇获称心》、《勘皮靴单证二郎神》、《薛录事鱼服证仙》，凌濛初的二拍中《金光洞主谈旧迹，

^① 《鲁迅全集》(9)第154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。

《玉虚尊者悟前身》以及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的《花灯轿莲女成佛记》等都是比较典型的神怪小说。作品里面充满了神奇瑰丽的幻想，仿佛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五光十色的幻想世界的画卷，从而使得神怪小说的故事丰富多彩。写环境，或“山川秀丽，林麓清佳。出没万壑烟霞，高下千峰花木。静中有韵，细流石眼水涓涓；相逐无心，闲出岭头云片片。溪深绿草茸茸茂，石老苍苔点点斑。”或“翠烟掩映，绛雾氤氲。美木交枝，清阴接影。琼楼碧瓦玲珑，玉树翠柯摇曳。波光泊岸，银涛映天。翠色逼人，冷光射目。”可谓洞天福地，人间仙境。写神奇的东西，人参果是“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”，芭蕉扇“扇着人要飘八万四千里远，而且可以缩小如一个杏叶儿，噙在嘴里”，写佛祖、众仙神怪则个个身怀魔法绝技，每逢太平之日，则“千千万万，或跨彩鸾，或骑白鹤，或驭赤龙，或驾丹凤，或飘飘然乘云”而来，汇集一起，同乐共饮；一旦遭遇多事之秋，则各呈神威，打得天昏地暗，如《封神演义》中描写截教之通天教主设万仙阵，阐教群仙合破之尤为激烈：

话说老子与元始冲入万仙阵内，将通天教主裹住。金灵圣母被三大士围在当中，……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时，不觉把顶上金冠落在尘埃，将头发散了。这圣母披发大战，正战之间，遇着燃灯道人，祭起定海珠打来，正中顶门。可怜！正是：封神正位为星首，北阙香烟万载存。

燃灯将定海珠把金灵圣母打死。广成子祭起诛仙剑，赤精子祭起戮仙剑，道行天尊祭起陷仙剑，玉鼎真人祭起绝仙剑，数道黑气冲空，将万仙阵罩住。凡封神台上有名者，就如砍瓜切菜一般，俱遭杀戮。子牙祭起打神鞭，任意施为。万仙阵中，又被杨任用五火扇扇起烈火千丈，黑烟迷空……哪吒现三首

八臂，往来冲突……通天教主见万仙受此屠戮，心中大怒，急呼曰：“长耳定光仙快取六魂幡来！”定光仙因见接引道人白莲裹体，舍利现光；又见十二代弟子玄都门人俱有瓔络金灯，光华罩体，知道他们出身清正，截教毕竟差讹。他将六魂幡收起，轻轻的走出万仙阵，径往芦蓬下隐匿。正是：根深原是西方客，躲在芦蓬献宝幡。

神怪小说中的人物虽稟有通天入地、七十二变之能，但他们并不乏下界凡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，故出现在作者笔下的“神魔皆通人情，精魅亦通世故”，融神性与人性于一体。他们尽管已修炼或得道成仙，但同样有人的七情六欲，贪恋尘世美色，为此不惜相互争斗厮杀。不少神怪小说为读者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，但即便在天宫神界，一样等级森严，可见这些小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，它既表达了人民对自由幸福的追求、向往，也借此表现出对黑暗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不满。当然个别作品中也宣扬了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。

本书所选出的作品只是古代白话神怪小说中的极少部分，同时也是同类小说（除长篇外）有代表性的篇章。但由于篇幅所限和选编者本人所阅读的数量，漏网之珠在所难免，且在已选入的作品中，客观上也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状况，这是需要读者批评指正的。

为便于读者阅读欣赏，本书只选白话神怪小说，且多集中于明代。这之前的作品暂付阙如。在选编本书的过程中，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、中文系和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，在此深表谢意。

编者

1993年7月

目 录

序	(1)
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	(1)
勘皮靴单证二郎神	(12)
花灯轿莲女成佛记	(34)
薛录事鱼服证仙	(46)
福禄寿三星度世	(67)
旌阳宫铁树镇妖	(77)
吕仙飞剑记	(135)
钟馗平鬼传	(213)

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

诗云：

近有人从海上回，海上深处见楼台。
中有仙童开一室，皆言此待乐天来。

又云：

吾学空门不学仙，恐君此语是虚传。
海山不是吾归处，归即应归兜率天。

这两首绝句，乃是唐朝侍郎白香山白乐天所作答浙东观察使李公的。乐天一生精究内典，勤修上乘之业，一心超脱轮回，往生净土。彼时李公师稷观察浙东，有一个商客，在他治内明州同众下海。遭风飘荡，不知所止，一月有余，才到一个大山。瑞云奇花，白鹤异树，尽不是人间所见的。山侧有人出来迎问道：“是何等人，来得到此？”商客具言随风飘到。岸上人道：“既到此地，且系定了船，上岸来见天师。”同舟中胆小，不知上去有何光景，个个退避，只有这一个商客，跟将上去。岸上

人领他到一个所在,就像大寺观一般。商客随了这人,依路而进。见一个道士须眉皆白,两旁侍卫数十人,坐大殿上,对商客道:“你本中国人,此地有缘,方得一到。此即世传所称蓬莱山也,你既到此地,可要各处看看去么?”商客口称:“要看。”道士即命左右领他宫内游观。玉台翠树,光彩夺目。有数十处院宇,多有名号,只有一院关锁得紧紧的。在门缝里窥进去,只见满庭是奇花,堂中设一虚座,座中有裊褥,阶下香烟扑鼻。商客问道:“此是何处?却如此空锁着!”那人答道:“此是白乐天前生所驻之院。乐天今在中国未来,故关闭在此。”商客心中原晓得白乐天是白侍郎的号,便把这些去处光景一一记着。别了那边人,走下船来。随风使帆,不上十日已到越中海岸。商客将所见之景,备细来禀知李观察。李观察尽录其所言,书报白公。白公看罢,笑道:“我修净业多年,西方是我世界,岂复往海外山中去做神仙耶?”故此把这两首绝句回答李公,见得他修的是佛门上乘,要到兜率天宫,不希罕蓬莱仙岛的意思。后人评论,道是白公脱履烟埃,投弃轩冕,一种非凡光景,岂不是个谪仙人?海上之说,未为无据。但今生更复勤修精进,直当超脱玄门,上证大觉,后来果位,当胜前生。——这是正理。要知从来名人达士,巨卿伟公,再没一个不是有宿根再来的人:若非仙官谪降,便是古德转生,所以聪明正直,在世间做许多好事。如东方朔是岁星,马周是华山素灵宫仙官,王方平是琅琊寺僧,真西山是草庵和尚,苏东坡是五戒禅师。就是死后,或原归故处,或另补仙曹,如卜子夏为修文郎,郭璞为水仙伯,陶弘景为蓬莱都水监,李长吉召撰《白玉楼记》,皆历历可考,不能尽数。至如奸臣叛贼,必是药叉、罗刹、修罗鬼王之类,决非善根。乃有小说中说李林甫遇道士,卢杞遇仙女,说他本是仙种,特来

度他，他两个都不愿做仙人，愿做宰相，以至堕落。此多是其家门生故吏，一党之人，撰造出来，以掩其平生过恶的。若依他说，不过迟做得仙人五六百年，为何阴间有“李林甫十世为牛九世倡”之说？就是说道业报尽了，还归本处，五六百年后便不可知，为何我朝万历年间，河南某县雷击死娼妇，背上还有“唐朝李林甫”五字？此却六百年不止了。可见说恶人也是仙种，其说荒唐，不足凭信。小子如今引白乐天的故事，说这一番话，只要有好根器的人，不可在火坑欲海恋着尘缘，忘了本来面目。待小子说一个宋朝大臣，在当生世里看见本来面目的一个故事，与看官听一听。诗云：

昔为东掖垣中客，今作西方社里人。
手把杨枝临水坐，寻思往事是前身。

却说西方双摩河池边，有几个洞天。内中有两个洞，一个叫做金光洞，一个叫做玉虚洞。凡是洞中，各有一个尊者，在内做洞主，住居极乐胜境，同修无上菩提。忽一日，玉虚洞中尊者来对金光洞中尊者道：“吾佛以救度众生为本。吾每静修洞中，固是正果，但只独善其身，便是辟支、小乘。吾意欲往震旦地方，打一转轮回，游戏他七八十年，做些济人利物的事，然后回来复居于此，可不好么？”金光洞尊者道：“尘世纷嚣，有何好处？虽然可以济人利物，只怕为欲火所烧，迷恋起来，没人指引回头，忘却本来面目，便要堕落轮回道中，不知几劫才得重修圆满。怎么说得复居此地这样容易话？”玉虚洞尊者见他说罢，自悔错了念头。金光洞尊者道：“此念一起，吾佛已知，伽蓝韦驮即有密报，岂可复悔？须索向阎浮界中去走一遭，受享些荣

华富贵，就中做些好事，切不可迷了本性。倘若恐怕浊界汨没，一时记不起，到得五十年后，我来指你个境头，等你心下洞彻罢了。”玉虚洞尊者当下别了金光洞尊者，自到洞中，吩咐行童：“看守着洞中，原自早夜焚香诵经，我到人间走一遭去也。”一灵真性，自去拣那善男信女、有德有福的人家，好处投生不题。

却说宋朝鄂州江夏有个官人，官拜左侍禁，姓冯名式，乃是个好善积德的人。夫人一日梦一金身罗汉下降，产下一子。产时异香满室。看那小厮时，生得天庭高耸，地角方圆，两耳垂珠，是个不凡之相。两岁时就颖悟非凡，看见经卷上字，恰像原是认得的，一见不忘。送入学中，取名冯京，表字当世，过目成诵，万言立就。虽读儒书，却又酷好佛典，敬重释门，时常瞑目打坐，学那禅和子的模样。不上二十岁，连中了三元。

说话的，你错了。据着《三元记》戏本上，他父亲叫做冯商，是个做客的人，如何而今说是做官的，连名字多不是了？看官听说：那戏文本子，多是胡诌，岂可凭信？只如南北戏文，极顶好的，多说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。那蔡伯喈汉时人，未做官时父母双亡，庐墓致瑞，公府举他孝廉，何曾为做官不归，父母饿死？且是汉时不曾有状元之名。汉朝当时，正是董卓专权，也没有个牛丞相。郑恒是唐朝大官，夫人崔氏，皆有封号，何曾有失身张生的事？后人虽也有晓得是元微之不遂其欲，托名丑诋的，却是戏文倒说崔张做夫妻到底，郑恒是个花脸衙内，撞阶死了，却不是颠倒得没道理？只这两本出色的，就好笑起来，何况别本，可以准信得的？所以小子要说冯当世的故事，先据正史，把父亲名字说明白了，免得看官每信着戏文上说话，千古不决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那冯公自中三元以后，任官累典名藩，到

处兴利除害，流播美政，护持佛教，不可尽述。后来入迁政府，做了丞相。忽一日，体中不快，遂告个朝假，在寓静养调理。其时英宗皇帝圣眷方隆，连命内臣问安，不绝于道路。又诏令翰苑有名医人数个，到寓诊视，圣谕尽心用药，期在必愈。

服药十来日，冯相病已好了。却是羸瘦了好些，拄了杖才能行步。久病新愈，气虚多惊，倦视绮罗，厌闻弦管，思欲静坐养神，乃策杖徐步入后园中来。后园中花木幽深之处，有一处茅庵，名曰容膝庵，乃是取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中语，见得庵小只可容着两膝的话。冯相到此，心意欣然，便叫侍妾每都各散去。自家取龙涎香，焚些在博山炉中。叠膝瞑目，坐在禅床中蒲团上。默坐移时，觉神清气和，肢体舒畅。徐徐开目，忽见一个青衣小童，神貌清奇，冰姿潇洒，拱立在禅床之右。冯相问小童道：“婢仆皆去，你是何人，独立在此？”小童道：“相公久病新愈，心神忻悦，恐有所游，小童原为参从，不敢擅离。”公伏枕日久，沉疾既愈，心中正要闲游，忽闻小童之言，意思甚快，乘兴离榻，觉得体力轻健，与平日无病时节无异。步至庵外，小童禀道：“路径不平，恐劳尊重，请登羊车，缓游园圃。”冯相喜小童如此慧黠，笑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说话之间，小童挽羊车一乘，来到面前。但见：

帘垂斑竹，轮斫香檀。同心结带系蛟鲛，盘角曲栏雕美玉。坐褥铺锦褥，盖顶覆青毡。

冯相也不问羊车来历，忻然升车而坐。小童挥鞭，在前驭着，车去甚速，势若飘风。冯相惊怪道：“无非是羊，为何如此行得

速？”低头前视，见驾车的全不似羊，也不是牛马之类。凭轼仔细再看，只见背尾皆不辨，首尾足上毛五色，光彩射人。奔走挽车，稳如磐石。冯相公大惊，方欲询问小童，车行已出京都北门。渐渐路入青霄，行去多是翠云深处，下视尘寰，直在底下。虚空之中，过了好些城郭，将有一饭时候，车才着地住了。小童前禀道：“此地胜绝，请相公下观。”

冯相下得车来，小童不知所向，连羊车也不见了。举头四顾，身在万山之中。但见：

山川秀丽，林麓清佳。出没万壑烟霞，高下千峰花木。
静中有韵，细流石眼水涓涓；相逐无心，闲出岭头云片片。
溪深绿草茸茸茂，石老苍苔点点斑。

冯相身处朝市，向为尘俗所役。乍见山光水色，洗涤心胸，正如酷暑中行，遇着清泉百道，多时病滞，一旦消释。冯相心中喜乐，不觉拊腹而叹道：“使我得顶笠披蓑，携锄趁犊，躬耕数亩之田，归老于此地，每到秋苗熟后，稼穡登场，旋煮黄鸡，新茗白酒，与邻叟相邀，瓦盆磁瓿，量晴较雨，此乐虽微，据我所见，虽玉印如霜，金印如斗，不足比之。所恨者君恩未报，不敢归田。他日必欲遂吾所志。”方欲纵步玩赏，忽闻清磬一声，响于林杪。冯相举目仰视，向松阴竹影疏处，隐隐见山林间有飞檐碧瓦，栋宇轩窗。冯相道：“适才磬声，必自此出。想必有幽人居止，何不前去寻访？”遂穿云踏石，历险登危，寻径而走。过往处，但闻流水松风，声喧于步履之下。渐渐林麓两分，峰峦四合，行至一处，溪深水漫，风软云闲，下枕清流，有千门万户。但见：

嵬嵬宫殿，虬松镇碧瓦朱扉；寂寂回廊，风竹映雕栏玉砌。玲珑楼阁，干霄覆云，工巧非人世之有。岩畔洞门开处，挂一白玉牌，牌上金书：“金光第一洞。”冯相见了洞门，知非人世，惕然不敢进步入洞。因是走得路多了，觉得肢体倦怠，暂歇在门阃石上坐着。坐还未定，忽闻大声起于洞中，如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大声方住，狂风复起，松竹低偃，瓦砾飞扬，雄气如奔，顷刻而止。冯相惊骇，急回头看时，一巨兽自洞门奔出外来。你道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目光闪烁，毛色斑斓。剪尾岩谷风生，移步郊园草偃。
山前一吼，摄将百兽潜形；林下独行，威使群毛震悚。满口
利牙排剑戟，四蹄刚爪利锋铤。

奔走如飞，将至坐侧。冯相惶惶，欲避无计。忽闻金锡之声震地，那个猛兽恰像有人赶逐他的，窜伏亭下，敛足瞑目，犹如待罪一般。冯相惊异未定，见一个胡僧自洞内走将出来。你道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修眉垂雪，碧眼横波。衣披烈火七幅鲛鲛，杖拄降魔
九环金锡。若非圆寂光中客，定是楞迦峰顶人。

将至洞门，将锡杖横了，稽首冯相道：“小兽无知，惊恐丞相。”冯相答礼道：“吾师何来？得救残喘。”胡僧道：“贫僧即此间金光洞主也。相公别来无恙？粗茶相邀，丈室闲话则个。”冯相见他说“别来无恙”的话，举目细视胡僧面貌，果然如旧相识，但仓卒中不能记忆，遂相随而去。

到方丈室中，啜茶已罢。正要款问仔细，金光洞主起身对冯相道：“敝洞荒凉，无以看玩。若欲游赏烟霞，遍观云水，还要邀相公再游别洞。”遂相随出洞后而去。但觉天清景丽，日暖风和，与世俗溪山迥然有异。须臾到一处，飞泉千丈，注入清溪，白石为桥，斑竹夹径。于巅峰之下，见一洞门。门用玻璃为牌，牌上金书：“玉虚尊者之洞。”冯相对金光洞主道：“洞中景物，料想不凡。若得一观，此心足矣。”金光洞主道：“所以相邀相公远来者，正要相公游此间耳。”遂排扉而入。

冯相本意，只道洞中景物可赏。既到了里面，尘埃满地，门户寂寥，似若无人之境。但见：

金炉断烬，玉磬无声。绛烛光消，仙扃昼掩。蛛网遍生虚室，宝钩低压重帘。壁间纹幕空垂，架上金经生蠹。闲庭悄悄，芊绵碧草侵阶；幽槛沉沉，散漫绿苔生砌。松阴满院鹤相对，山色当空人未归。

冯相犹豫不决，逐步走至后院。忽见一个行童，凭案诵经。冯相问道：“此洞何独无僧？”行童闻言，掩经离榻，拱揖而答道：“玉虚尊者游戏人间，今五十六年，更三十年方回此洞。缘主者未归，是故无人相接。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不必问，后当自知。此洞有个空寂楼台，迥出群峰，下视千里，请相公登楼，款歇而归。”遂与登楼。看那楼上时，碧瓦甃地，金兽守扃。饰异宝于虚檐，缠玉虬于巨栋。犀轴仙书，堆积架上。冯相正要取卷书来看看，那金光洞主指楼外云山，对冯相道：“此处尽堪寓目，何不凭栏一看？”冯相就不去看书，且凭栏凝望，遥见一个去处：

翠烟掩映，绛雾氤氲。美木交枝，清阴接影。琼楼碧瓦玲珑，玉树翠柯摇曳。波光泊岸，银涛映天。翠色逼人，冷光射目。

其时月影下照，如万顷琉璃。冯相注目细视，良久，问金光洞主道：“此是何处？其美如此！”金光洞主愕然而惊，对冯相道：“此地即双摩河池也。此处溪山，相公多曾游赏，怎地就不记得了？”冯相闻得此语，低头仔细回想，自儿童时，直至目下，一一追算来，并不记曾到此，却又有些依稀认得，正不知甚么缘故。乃对金光洞主道：“京心为事夺，壮岁旧游，悉皆不记，不知几时曾到此处，隐隐已如梦寐，人生劳役，至于如此！对景思之，令人伤感。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儒者，当达大道，何必浪自伤感。人生寄身于太虚之中，其间荣瘁悲欢，得失聚散，彼死此生，投形换壳，如梦一场。方在梦中，原不足问；及到觉后，又何足悲？岂不闻《金刚经》云：‘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’自古皆以浮生比梦，相公只要梦中得觉，回头即是，何用伤感？此尽正理，愿相公无轻老僧之言。”

冯相闻语，贴然敬伏，方欲就坐款话，忽见虚檐日转，晚色将催。冯相意要告归，作别金光洞主道：“承挈游观，今兴尽而返。此别之后，未知何日再会？”金光洞主道：“相公是何言也？不久当与相公同为道友，相从于林下。日子正长，岂无相见之期？”冯相道：“京病既愈，旦夕朝参，职事相索，自无暇日，安能再到林下，与吾师游乐哉？”金光洞主笑道：“浮世光阴迅速，三十年只同瞬息。老僧在此，转眼间伺候相公来，再居此洞便了。”冯相道：“京虽不才，位居一品，他日若荷君恩，放归田野，